

现代中国

第十一辑

哲學評論

第七卷 第一期

目 錄

趙式，德	金岳霖
真理與實在	鄭 昕
意識之科學思想	何兆清
經驗與秩序	張達五
中國哲學會第一屆年會論文摘要	



中國哲學會編輯 • 開明書店出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现代中国

第十一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中国·第十一辑/陈平原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7-301-14292-9

I. 现… II. 陈…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9308 号

书 名: 现代中国·第十一辑

著作责任者: 陈平原 主编

责任编辑: 艾 英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4292-9/G · 245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20 印张 350 千字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沈从文研究

第十一辑

目 录

资料与考释

- 代拟宪政奏折及其他 梁启超撰 夏晓虹整理(1)
梁启超代拟宪政折稿考 夏晓虹(21)

论 文

流动的教室,虚拟的学堂

- 晚清蒙学报刊中的文化传译、知识结构与表述方式 梅家玲(45)

梁启超与日语

- 以《和文汉读法》为说 沈国威(76)

现代性与记忆

- 五四对林纾文学翻译的追忆与遗忘 关诗珮(91)

文化转型期的翻译语体选择

- 以曾朴的翻译实践为例 马晓冬(120)

越界之恋与现代性的欲望想象

- 论王韬《淞隐漫录》和《漫游随录》的漫游、言情和追忆 许维贤(135)

文学史视野中的“大众传媒”(上)

文学史视野中的“报刊研究”

- 近二十年北大中文系有关“大众传媒”的博士及硕士学位论文

- 陈平原(152)
三十年代文学出版与文学地理 王德威(170)

文学史、文学教育与传播	陈国球(175)
学术的组织与纪律	许子东(178)
华语电影研究	
——方法与角度	彭丽君(184)
文学与媒体的对话	
——有关张爱玲影视改编的研究	何杏枫(188)
《明报》“世纪版”经验谈	马家辉(195)

文学史视野中的“大众传媒”(下)

心声与电影	
——论瞿秋白早期著作中的生命哲学修辞	张历君(198)
印刷的共同体	
——重读施蛰存的《狮子座流星》及《凶宅》	郭诗咏(210)
先锋性的探索	
——论《新文艺》的“转向”	廖可怡(217)
论《幻洲》中的香港来书	
——V城1927	徐霞(226)
学生的园地还是园地的学生	
——香港《星岛日报·学生园地》初探	樊善标(243)
副刊的“守门人”	
——从《华侨日报·文艺》作品看副刊主编的角色	张咏梅(257)

演讲与评论

想象与叙述	
——由“明清之际”说起	赵园(271)
解读“当代中国大学”	陈平原(299)
编后	(317)

代拟宪政奏折及其他

梁启超撰 夏晓虹整理

请定外交政策密折

奏为密查各国内情,熟察中国位置,请确定外交方针,以联与国而伐敌谋密折,具陈仰祈圣鉴事。窃臣等观现今世界大势,与古昔大异。自轮船、铁路、电线大开,环球若比邻。一国之利害,每与他国相关联。处置失当,则动召噬脐;操纵得宜,亦常收奇效。故各国大政治家,往往以外交为国政上最重要之件,非偶然也。抑臣等又闻,凡治一事,无论大小,必当通盘筹画,预定方针,然后循此以行,始终一贯。如建屋者必先绘图贴说,成竹在胸,按图鸠工,功乃得就。若不此之务,而东构一椽,西堆一瓦,虽阅十稔,屋无成时。贱工且然,况于谋国?故治国事而无一定之方针,踟躅冥行,国未有能理者也。方针之当先定,无论内治、外交皆然,而外交为尤甚。盖内治方针不定,不过迷阳卻曲,进步难期;而改弦更张,犹易为力。外交方针不定,则常有对待之国睨于吾旁,一转移间,动成自缚。故凡在列国并立之世,其有能洞察大势,计深虑久,坚持一美妙确固之外交政策者,其国必强;反是者,其国必弱。试征诸吾战国时代:秦人以远交近攻为对外之一定政策,自孝公至始皇,凡数世百余年,行之始终不变,秦遂以帝。六国则惑于纵横人横人之言,今日结盟,明日成敌,周章愤乱,卒取灭亡。又征诸近今世界各国:俄人自大彼得以来,以敷衍欧洲各国、侵略东方为外交上一定政策,而其侵略手段,则先以甘诱,继以威吓,二百年来,未尝一变,虽屡遇挫折,从不易趋,故俄遂以虎狼之威,为世所惮。意大利未建国以前,仅有区区撒的尼亚之一小国,其宰相加富尔当在草野,早定远谟,远求英系,近借法援,遂乃战胜强奥,造此新国。德之未合并也,毕士马克为普相,战奥而胜之,议和之时,所索殊薄,时人讶焉。而不知毕氏当十余年前,已熟察大势,知非挫法,则德之联邦不能成;又知非联奥,则挫法之功不能就;又知非先与奥战,则联奥之谋

決定外交政策密摺

奏為密查各國內情熟察中國位置確定外交方針以聯與國而伐敵謀密摺具

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親現今世界大勢與古昔大異自輪船鐵路電綫大開環球若比鄰一

國之利害動與他國相關所慮固甚矣若則動名噬臍探微必宜二常收奇効故各

國大政決家法以外交為國政上最重要之件然倂然也抑且等又因凡欲一

己多論大小必宜盤算盡善定方針然後循此以行始能一貫如建屋者必先定

圖則說成竹在胸按圖鳩工功乃自就若不此一務而東梅一椽西堆一瓦能圖

十稔屈處咸時工且然況於兩國故決國事而為一己之方針踴躍實行固未

有然理者也市針內政外交亦非若先定方針而後從事也而而者亦非則

外交之常法尤重甚蓋內政方針不定不速速陽抑曲進步雖期而改弦更張格易

為力外至方針不定則常有對待之國睨於吾旁一轉移間動欲自傳故凡在列

國並主之其其誠洞察大勢計深慮久堅持一策策妙破國之外交政策者其國必

第一葉

危殆正夫有責之大義朕懷不貳而云惟懷之憂多片疊能念祖國為不依抱之
意見仍承政府採擇一二則雖殺劉析而用其竹利因而甚孤尔以而內諸東三者
我公宏謀碩慮多不一先洵我心極且不遺對危詢及留薨則不熱而豈敢自外而有
所懷於大君子之前故旦暮明里敢以此永維國家百年治安之大業奏於執事
登熱之而以為國家計為我公計者至是即不以板我公之相告者至至是矣肝腸直
切言之不文伏惟慈亮裁擇幸甚教叩

弟安

果登熱 札育下

不能行。故胜奥之后,不肯提出苛刻之议和条件,藉以市恩,旋即与奥联盟,成其宿志。联邦既就,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成德奥意三角同盟,以制法之死命。迄今三十余年,循此政策,未之有改,而德遂称霸中原。又如日本,当甲午战役之时,已察俄人之将为己患,刻意结英欢心,未构日俄之衅,先为英日之盟。及与俄之和议方成,而与英之同盟又扩,获兹援系,乃霸东方。凡此皆外交上之大成功,而于一国之浮兴维持,有绝钜之关系者也。反是,而远征诸波兰,近按诸朝鲜:波兰本为北欧雄国,徒以其君相无远识定力,联俄联奥联普,朝令暮改,一国三公,遂为各国所乘,卒召瓜分之祸。朝鲜初则委蛇于中日之间,后则俯仰于日俄之冲;事齐事楚,漫无定衡,见诱见胁,听人翻弄。蹉跎至今,主权坠地,虽由内政不修,鱼烂而亡,而外交之种种失策,则亦有以召之矣。大抵外交政策之所以运用得力者,有二要端:一曰确固,二曰统一。不确固,则今日亲甲,明日亲乙,其政策先后自相矛盾,而与国之信用尽失,朝鲜是也。不统一,则当局之中,党于甲者亲甲,党于乙者亲乙,其政策同时自相矛盾,而著著皆为人所利用,波兰是也。若如前所言,俄、意、德、日诸国,则其定策在数年或数十年以前,而其责效在数年或数十年以后。方针一立,百变不离其宗;而其行动又复举国一致,无或支离灭裂,以牵全局,夫是以能大成也。我中国二千年来,守闭关一统之旧,环列皆小蛮夷,平等邦交之道,夙为士夫所不讲求,普通之外交手段,视他国固已逊数等矣。而朝廷复自始至终,未尝统察大势,持一定之方针以驭之,益以无所禀承,漫无条贯。计自通商立约以来,我国之与人交,其手段之变异,不出三途:始也轻之,继也仇之,终也媚之。忽焉视同蛇蝎,不审敌势而妄执弊端;忽焉畏若帝天,不顾国体而轻徇贪欲。愤甲之相逼,则假乙以为援;及乙之见陵,又引丙以自卫。有时困于应付,几疑举诸国皆吾仇讎;有时偶受甘言,又若举诸国皆吾良友。外人习见此状,则相率玩我于股掌,弄我如婴儿。时而啖我以利,无非遂其阴谋;时而吓我以威,直将制人死命。在彼则操纵任意,在我则俯仰由人。夫外交通例,虽大率多尚诡道,少任真诚;若夫如今日各国之所以待我,直公然撮弄,视若无物,则真天下所希闻,而千古莫大之耻辱也。乃者惩前毖后,曲意交欢,谓礼貌之不愆,斯责言之可免。虽然,以臣等计之,苟彼有图我之心者,终不以我之卑词屈节,而戢其幽隐鬼蜮之谋;苟彼有亲我之心者,亦不能以我之虚意周旋,而输其实心臂助之效。夫国与国交,与人与人交,其事虽殊,其理无异。以一身而立于交际社会,苟非有一二肝胆相结、患难相同之友生,则将无以自存。而求此良友,不能在临事,而当在平时;不能以虚文,而当以实意。此不易之理也。在国交亦何独不然?我国今日立于列强环伺之中,虽我不欲与人为仇,不能禁人之莫或仇我。脱有相仇者,我以独力,难戢其锋,非结强援,不能自壮。而欲求强援,必非如今日之虚意相将、一体委蛇而可以得之,此不可不察也。大抵今日之天下,国与国之关系日趋密切,一国之行动,其影响直波及于他国。于是必有与我利害相反之国,在在欲尼我之计画,而不使成;于是又必有与我利害相同之国,在在欲沮吾敌之

计画,而不使就。善于外交者,先自审己之位置,察吾国一时之利害何在,永久之利害何在;次乃以炯眼精心,观各国之内情:某国为与我同一时之利害者,某国为与我同永久之利害者,某国为与我利害常相反对者;然后于其间焉,择其与我同利害者,格外引亲,择其与我异利害者,善为敷衍。此实外交上至简之妙用,而亦不易之原则也。苟与我异利害者,无论若何卑词厚币,而终不能使为我援。何也?彼之不能舍其所利而取其所害,势使然也。若夫与我同利害者,但使我稍相昵就,彼即乐与提携。彼诚非有爱于我,然我之所利,即彼之所利,我之所害,即彼之所害。彼自为计,非亲我不能偿其志也。由此观之,则今日之所以操纵列强者,其必有道矣。今日与中国关系密切之国六:曰英,曰俄,曰德,曰法,曰美,曰日。就中,英、日、美为与我利害相同者,俄、法、德为与我利害相异者。请言其故:俄人自其先帝大彼得以来,以侵略东方为国是,勒诸遗训,子孙守之。而以列国合纵相抗之故,既不能得志于土耳其,复不克染指于印度,于是蓄其毒谋,专思一逞于中国。俄之与我,其利害不两立,天下所共见也。试观数十年来彼我交涉之历史:当咸丰十年,英法之役,托名调处,无减于英法之索我偿款,无减于英法之侵我商权,而安然得我乌苏里外数千里之地。及光绪廿一年,中日和议之际,既假还辽以市惠,旋揽借款以握权。及辽地之甫归,而假地敷路之议已起,遂乃强占旅大,蹂躏满洲,酿成日俄交战一大惨剧。此十年中,我与彼缔密约至再至三,倚如长城;彼之所以诒我者,亦复币重言甘,几至指天日相誓。而今之结果,则竟何如?回首前尘,真如一梦。其在今日,度无不晓然于俄计之狠毒,而叹恨其负我至于此极。殊不知彼我之利害原立于最不相容之地位,我万无可以亲彼之理,而种种失败,实我之自取,而不足为人咎者也。其在法国,本属拉丁种族。拉丁种族之对外政策,在吸取他人之脂膏,以供己国之挥霍,自罗马时代而已然。其后西班牙、葡萄牙亦循斯辙。盖法、葡、班,拉丁种族之国,其殖民之目的,与英、美等条顿种族之国大有所异。条顿族求商业之发达,以两利为利者也;拉丁族涎领土之膏腴,以独利为利者也。法人抱此方针,故根据安南,窥我南服,处心积虑,已非一时。其与我利害相反,亦至易见者。若夫德国,自挫法以来,兵威之雄,甲于大地,欧陆牛耳,殆莫与争。三十年来,学术之进步,工艺之发达,亦赳赳乎为诸国冠。然人口增殖,地莫能容,不得不求尾闾以泄之。而以后起之国,一切要津皆被他邦占尽,无展其骥足之余地,旁皇四顾,知非染指于中国,不克雄飞于将来。故德虽与英、美同为条顿民族,而独其侵略中国之野心,不得不与法人表同情,亦势使然也。由此观之,则俄、法、德三国所以汲汲焉欲利我土地者,非必其有所深怨积憾于我,而实由其国情上有种种特别之理由,非损我,而彼必无利也。至于英、日、美,则与彼异。英本商业之国,但求国际贸易日趋繁盛,自为彼大利之所存。而其商业之在中国也,根基已深,虽合诸国之总数,犹未能与彼为敌。但使保持今日之现状,为顺序之发达,则我国之国际贸易,终莫能与英争衡。反是,而使我境内领土主权略有变动,万一其中一部分落于俄、法等国之手,则或苛

其关税,而英人固有之利将受挫夷。英之不欲瓜分中国,非有爱于我,自为计则然也。惟美亦然。美与英同种同文,其以工商为立国之原,一如英国。虽其商权之在我国者未足与英比肩,而条约既有“利益均沾”之文,则英之所享者,美固得而享之。而彼我相隔仅太平洋,一衣苇水,转输之便,非欧洲诸国所得争。而彼以资本充裕,长袖善舞,优胜之势,固可豫期。然则英、美之在中国,其利害无一不相同,甚昭昭也。若夫日本,其商业上之关系固已同于英、美矣,而其国家生存问题,则有视英、美为尤急者。日本以区区三岛,孤立东洋,苟有强邻压于其旁,则国防势难安堵。幸而西与美邻,东与我接。美不利人土地,世所共信。我若发奋图强,则整饬内治,徙实边陲,固有旧疆,尽敷旋舞,亦断无或以卵石之势,涎及东瀛。惟所最忧者,则我国不能自存,引虎入室。俄、法、德若占一寸之土,则日本增一度之危。故彼之著著提防,视我尤为情急,亦诚非有所爱于我,而自为计不得不然也。然则天下之大势可以见矣。自今以往,各国之外交政策,莫不以对待中国为一大问题。而俄、法、德之利害常相一致,英、日、美之利害亦常相一致。坐此之故,六国之中,自成两派,隐然对抗,待决雌雄。大势所趋,既已若此,则我今后外交方针之何去何从,可以一言决矣。曰:俄、德、法之利害与我相反者也,我宜远之;英、日、美之利害与我相同者也,我宜亲之。夫俄、德、法之利害反于我,尽人而知矣;然谓英、日、美之利害遽与我同,似亦有未尽然者。盖俄、法、德所欲者,为我土地;英、日、美所欲者,为我土地上之利益。土地被宰割,国固无以图存;土地上之利益被攫攘,则民亦何以为养?是彼之可畏虽如猛虎,而此之可嫉亦如妖蛇也,斯固然也。虽然,土地一丧,主权随焉,欲图恢复,渺不可期。若夫土地上之利益,则在我主权之下,行正当之竞争。无论我可以用种种政策厚保护于吾民;即使外人权利悉与我同,而吾民经营工商业之天才,本为诸国之冠,行商战于本国,何遽见彼之必优胜而我之必劣败乎?故英、日、美之利害虽未可谓全与我相同,而彼之所利,未始非我之所利,其亦章章不可掩矣。故臣等以为,今日中国之外交政策,宜以联英日美、防俄法德为一成不变之方针。全国一致,以求进行,始终一贯,以免支节。苟能如此,则二十年间,外顾之忧,其可以弭矣。方今英、日新结第二次同盟协约,扩其范围;美国虽未加盟,固已心许。夫两国协约之本意,其所注重者,原在中国领土之保全。苟主国亦从而与盟,则彼两国岂不更多便利?然彼之所以不敢谋诸我者,一则以我内政未整,积弱不瘳,相与提携,惧增烦累;一则以我向来交际漫无定衡,无真意以相孚,虽歃血其何补?万一复受欺他国,误输内情,一发所牵,全身为动。以臣等游历所及,见夫英、日、美三国,其于我虽抱有无穷之希望,欲为特别之亲联,而所以不敢遽以相请者,皆坐是也。我皇太后、皇上诚能审时度势,开心见诚,与彼三国为加厚之亲交,结特别之关系,则彼三国之感激慈圣,奔走偕来,臣等谓可指日而待也。或疑俄、法、德与英、日、美既利害相反,今若市恩于此,其必结怨于彼,衅端若启,何以御之?虽然,臣等以为,此可无虑也。畴昔之最可畏者,莫如俄,而自此次败衄之后,

疮痍未复,数年之内,未必能再举于东方。且其国内君民相哄,愈接愈厉。若俄主不大为让步,广兴民权,则皇统之危,且在旦夕。惟实行立宪政体,庶国统可以保全。然俄国前此所以汲汲于外侵,实缘国内民气嚣张,欲用兵以泄之于外。一旦内訌既息,则以俄现今领土辽广,天然之利什九未开,必将专注于国内之经营,无暇驰逐于域外之侵略。是俄之不能深为吾患者一也。法人自见蹶于德以来,外强中干之形久已暴露。其民生殖之力日减,奢靡之习日行,文弱不胜,万难外竞。去年摩洛哥一役,德人殄臂而夺其权利,犹忍气吞声,不敢与校,情见势绌,于斯可证。我中国若实行宪政,渐致富强,将来若欲扬域外之威,臣等以为,首试我锋刃者,且舍彼无他矣。而即在今日,但有强援,其不敢以一矢遗我,抑亦甚明。是法之不能深为吾患者二也。若夫德国,以乳虎出柙之形,怀大鹏图南之志,其气势之可畏,诚倍蓰于俄、法。虽然,德人外交之手段,以机敏闻于天下,因风使帆,惟利是图,故非惟英、日不敢与彼输诚,即俄、法亦常惧为彼利用。彼自俄军败挫以后,见英、日之势力渐固,而侵略之实行渐难,于是其待我之手段幡然忽变,一弃其前此威胁之谋,而专用市恩甘诱之计。观于近来青岛撤兵一举,肺肝如见矣。故使我与英、日、美之交既固,德人见以内訌之俄、积弱之法,必不足以敌此四强,知与彼等提携,必不能有意外之获,而反失均沾之利,则其野心自必顿戢,或且俯首帖耳,就我范围。是德之不能深为吾患者三也。由此言之,则与英、日、美相亲,无纤芥之患,而有莫大之利,昭昭然矣。反是,而如前此之与俄从亲,认贼作子,前车屡覆,殷鉴炯然。今者俄奸虽露,而德诈方乘。若应付稍误机宜,则覆辙犹难预料。又若虚文敷衍,一体委蛇,则亲我者不能输其诚,即图我者得以乘其隙。有一于此,危险滋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此臣等所由窃窃忧虑,而谓此一大政策定之不可不早也。抑臣等所谓联英、日、美者,又非谓公然与俄、法、德为敌也。兵法有云:太上伐谋,其次伐交。破其所以谋我之具,则彼自无从生心;握其所以慑敌之方,则敌且为我用。彼前此之德奥意联盟,明所以示威于法;近今之英日联盟,明所以示威于俄。而德、日之所以敢于悍然出此而无所惮者,以在己者有足恃也,夫是之谓战胜于庙堂。我若密定此方针,内之固加亲于友邦,外之亦无愆礼于他国,不授彼以口实,何从生其责言?伏乞皇太后、皇上精察外情,早定大计,以联英、美、日为外交上一定方针,密谕臣工皆体此意,举国一致,免生支离。将来遇有机会,即自执牛耳,结中、英、日、美四国同盟,以销强敌觊觎之心,以保东方平和之局,则不徒国家之福,即全球之文明进步,皆将赖之矣。抑臣等又闻,国之有内政,犹木之有根本也;而外交则其枝干也。枝干尽被斩伐,根本固不能独荣;根本失其栽培,则枝干亦更何附丽?臣等愿皇太后、皇上早定国是,宣布立宪,以巩内治之基,然后联络英、日、美,以定外交之鹄;则内外交修,本末并举,国家有磐石之安,万国受太平之赐矣。臣等一得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上端方书①

文帅大使阁下:秉三东来,以尊命委嘱各件,谨已藏事,想早达记室。末学菲材,率尔操觚,不识尚可采用否?伏希教之。惟启超以为,今日有一大事,为中国存亡绝续所关,间不容发;而今日全国人中,舍我公以外,更无一人能解此厄者,则满汉问题是也。我朝入主中夏,二百余年,渐已天下一家,耦俱无猜。乃近数年间,无端而忽有种族之论出,此寔最不祥之兆也。统观古今万国,未有内讧不息,而内治能修者;亦未有内治不修,而国本能立者。今我中国不幸而于本无内讧之中,生出内讧,而其势且日趋日剧焉。此种现象不速图挽救,则目前万事无一能举,而数年以后之溃裂,且有不忍言者。此启超与此间二三同志所为惊以[心]②动魄,日夜焦忧而无所为计者也。窃尝推究此种不祥之言之所由起,固由一二好乱之徒藉此以为簧鼓。虽然,凡两造之相争也,必彼此互有其口实,然后争乃成。以排难解纷自任者,则必使两造各有让步,以平其气,然后渐能涣然冰释,以底于无事。今日启超等所自认为不可辞之天职者,则在劝告汉人,使勿为排满之愚举,以召亡国也。然此种言论之能有效与否,全以满人是否有执排汉之政策。以为欲使满人而廓然大公,不复有猜忌之心也,则从政上著著进行,求适合程度之改革。举国对于政府前途之希望如海,其不平之心自消,渐收全国一致之效,中国之转危为安,犹反掌也。而不然者,苟在上者有一二人,专以排汉为事,则启超等虽复日语汉人以排满之不可,彼则遍引近证曰:人方排我,我安得不排人?则启超等虽晓音瘖口,而无一语之能入也。夫现在在旗诸公,度未有以排汉为政策者。顾启超所切切过虑者,则以今日汉人排满之风潮日涨日盛,满人或有怵焉,而为应敌之师,谓且互相排,以观胜负之何在也。启超以为,若满人中有怀抱此政策者,则不惟亡中国,而五百万之满族实先受其害也。何也?汉人之排满,可胜而亦可败者也。人数之多寡,相去以百倍,举国财赋亦出于汉人者百之九十九。汉人一败再败,乃至数十次失败,而其卷土重来之冯籍,卒未尝去。中国而亡于外国则已,苟不亡,则最后之战胜,其仍在汉人也。满人之排汉,则可胜而不可败者也。一败之后,再举之基础全失矣。夫使此两族相仇而不解,则初期之争,其制胜者必在满人,无待言也。而无奈彼汉人者立于可以败之地位,虽一败再败数十败,而不能以此永绝汉人之战斗力,其持螯弧以登者,且陆续有人。而此数十度诤争之中,苟有一度焉,汉胜而满败者,则满人遂如法兰西大革命时代之贵族,永无能恢复其势力之期矣。故苟两族为长期之诤争,则汉族者胜固可喜,败亦不足忧;满族者〈胜〉败固可忧,胜亦不足喜。夫既立于不可

① 原无题目,代拟。

② 文中凡拟改之字用[]表示,拟补之字用()表示,衍字以〈〉表示,辨识不清之字后加(?)。

败且不可胜之地位,则作战计画已无所施。然则善全之计,亦曰无战而已。夫使为自卫计,不战万不能以图存,则不得已而应敌,亦无如何,虽危险,而有所不能避免矣。然今日满人之地位,实不尔尔。苟能破除畛域,于汉人相提携,全国一致,以从事于有秩序之改革,则国家永保,而满人之安富尊荣,亦所固有焉。然则今日汉人而言排满,固属至愚;满人而言排汉,则愚之又愚,更不待论矣。夫当外侮纷乘之际,以同一国之人,而生出满汉尔我之名目,启超寔深耻之,而不忍以出诸口也。虽然,事势所趋,既已如此,讳疾忌医,庸何补焉?故虽不忍言,而亦不忍不言。夫今者,举国中浸染排满共和之邪说者,其势炎炎,不可向迩。即启超不言,而我公计已闻之熟矣。不识我公之视彼辈之势力及其结果若何,若启超则以为其侮实不可侮,而非可以等闲视也。以学界论,浸其毒者已什而七。学界之人,虽后生小子,血气未定,似不足为深患。不知入其中者既多,其中自有热诚干练之人出焉。而学界风气又一国风气所由出也。彼等出其全力,以煽动一国之兵队及下等社会。夫兵队之人,类皆思想简单,其能深明时势、统筹全局者,殆绝无焉。故激于感情,而受其煽动最易。若夫无业之下等社会,则本日日思蠢动(动),而其受煽之速,更无论矣。而下等社会,占一国中之最大多数者也;兵队者,又有事时所藉以为防卫者也。若举国下等社会加入其党,则燎原之势已成。并兵队而附和焉,则揭竿一起,朝廷不惟失其戡乱之具,而所恃以戡乱者,乃适为长乱之资。现在之俄罗斯,其殷鉴矣。启超以为,今日若不速图消弭,则据彼党之计画,不出五年,俄罗斯今日之现象,必发生于中国。其时若有列强乘之,则中国遂永为波兰;即微列强乘之,而满人亦为法兰西之贵族。言念及此,能不寒心?为今之计,立宪改官制,乃至各种改革,犹可缓图;惟消息内讧,为独一无二之急务。消息内讧,必须从满汉两方面同时着手。汉人方面,求所以破其仇视满人之谬见者,则举国民间稍有远识之士,无不日夜汲汲谋所以尽力。若满人方面,求所以破其猜忌汉人之谬见者,非我公孰能任之?启超等今所最希望者,欲我公乘复命之暇,约邀在京旗籍之有势力者,上自王公,下及百执,开一大会议,痛陈此中利害,举外国历史及现在社会实情,以为之证。使凡满籍同胞,早定一永绝乱源之政策,事事开心见诚,权利义务,悉求与汉人平等。如是,则不予彼等以口实,而其焰自不克张矣。至裁满汉缺分名目及撤驻防,两者实为此著下手之方。其实事于满人无丝毫损害,而为杜绝一国之乱萌计,有莫大之利。恐满人中不喻此指,致生阻挠,故欲说明其理由,亦非开会议不为功也。以我公之热诚,加以硕学远识,苟剴切陈说,必能动人。此业若就,则岂惟满族赖之,即全国四万万万人,皆拜我公再造之赐也。此事非满人不能任,满人中非高才远识如我公者不能任,非位望服众如我公者不能任,非大公无私如我公者不能任。即以我公之地位,亦非乘此考察事竣,复命之余,则任之不能有力。启超以为,今日我公之地位,举国四万万万人生命实系焉。公如任此,则全国拜公之劳(?);公如不任此,则全国亦将惟公是憾。两者之间,求我公裁择之而已。启超逋越海外,于兹七年,秃笔燥

舌,无补时危。每念匹夫有责之大义,慚慚不知所云。惟惓惓之愚,无片晷能忘祖国。苟所怀抱之意见,得承政府采择一二,则虽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固所甚愿尔。以所闻诸秉三者,知我公宏谟硕虑,无一不先得我心,犹且不遗葑菲,询及刍蕘,则启超亦岂敢自外,而有所隐于大君子之前哉?故旦暮睟思,敢以此永维国家百年治安之大业,责望于执事。启超之所以为国家计、为我公计者在是,即所以报我公之相知者,亦在是矣。肝肠迫切,言之不文,伏惟恕亮裁择。专此,敬叩 同节安!

请设财政调查局折

奏为一国财政,贵于收支适合,请设财政调查局,以为整理预备,恭折仰祈圣鉴事。臣等窃惟一国政事,无论大小,莫不待财而理。故治国之道,以理财为最要。《周官》一书,半言理财。管仲权轻重,而诸侯畏威;汉武榷盐铁,而匈奴慑伏。国以富强为根本,固未有不富而能强者也。我朝盛时,岁入不过四千万,而兵威震于遐迩者,以彼时军旅所费,非今日海陆军之比。其在当时,仍以国富而致其兵强也。今国家之所入,较之曩时已过倍矣。然而司农仰屋,不见其宽而见其困者,时局既变,用款大增,非复政简之时可比也。夫以中国之广,人民之众,过于东西各国数倍,则其岁入虽十倍于今,未为过甚。然考之今欧美各国,每岁入款皆数万万,反过中国数倍。惟其富也,故亦能强。中国反之,既贫且弱。此其故何哉?亦曰财政之整理与否耳。夫中国向来言理财者,莫不以量入为出为其原则。夫量入为出,则所首问者,国家每岁自然收入能得几何。若其有余,则百事可理;若其不足,则虽若何重大之国事,而以入不敷出之故,只能归于放任,而无可如何。即如中国此时,宜大练海陆军以固国防,此人人所能知,而莫不以为至急者。然而已练之陆军其数尚少,至于海军,更未遑及。以如此之大国,而立于世界竞争之冲,无强大之海陆军以为之防,国焉得而不弱乎?故量入为出,则百事不能办。此乃治身治家之道,而非治国之道。何也?一身一家,可视其所生活而为奢侈之度,但求自给,无取敌人;即不能敌人,亦于己之生活无害也。若夫国则不然。非能敌人,则难自立。故国力之强弱如何,必与他国比较而后得见,非自以为足,即可谓之已足也。故为自强其国、以敌他国之故,苟为其保国必要之道,则虽牺牲他事,亦必为之,不能以自然收入之几何为限,而不思其增进之方也。日本一小国耳,甲午之前,因与我战,而为十年之预备,以能敌我为标准;甲午以后,因与俄战,而为十年之预备,以能敌俄为标准。海陆军之所费,皆远过于今日之我国。若使量入而为出者,彼其自然之岁入能有几何,何能以有余之财而营此乎?故一国之财政,决不可以量入为出为其方法也。今世各富强之国,其岁入岁出所以若是之多者,乃不用量入为出之法,而用量出为入之法。所谓“量出为入”者,乃不问现在之自然收入几何,而但取为国家、为人民必

不可少之费，每岁计之，或较前岁而有增，或较前岁而有减，皆无妨也。无一定之例额以拘束之，而但视国事之缓急、轻重、大小以为之制焉。以此而取之于民，准其所筹之数而收入之，故谓之量出为人。各国如此，故国用无忧其不足，而国事无忧其不举。惟有因事而取财，决无因财而废事者，此各国之财政所以常裕也。由此论之，中国财政以量入为出而窘，各国财政以量出为人而裕。然则，中国今日即舍其量入为出之法，而取量出为人之法，可乎不可乎？臣等揣之国势，按之民情，不独以为不可，且以为不能也。何则？各国之所以能量出以为入者，以有承诺租税之议会故耳。各国每岁岁入，由政府预算之后，必经议会协赞；每岁岁出，由政府决算之后，必经议会审查。故有议会，则政府之于财政以何理由而当收入若干，以何理由而当支出若干，议会皆能深知其故，而与之以赞成。故无论收入至何等之多，而人民无怨谤抗拒者；支出至何等之多，而人民无忧疑非难者。夫是以上下之情通，出入之数明，政府之信用起，而后财政得以整理，国因此而能富，兵因此而能强矣。今中国既未能骤开议会，则对于预算之协赞与对于决算之审查，皆无可利用之机关。使遂不顾人民之愿否，而惟视国事之缓急，任意增加其收入之额，则人民不知政府之取此何为，而怨声必起。不惟不能增政府之信用，将反以减政府之信用。上下之情愈相离绝，国家之事愈益纷扰而不可治，而财政之不能整理，更不待论矣。臣等查日本明治四、五年间，其政府窘于财政，而当议会未开，无与人民合谋之地，乃不得已，专谋增长政府之信用。自明治六年起，即以当时现有之岁入岁出，每岁编为预算表、决算表，公布之于国中。人民取而对观之，知政府果不得已，而不得不收入，所收入者，又皆为正当之支出，于是政府之信用起。数年之后，收入支出皆渐加多。未开议会以前，已海陆军等事经营粗备。故开议会后，不四年，遂与我国一战而大胜矣。此皆其立宪以前之预备也。臣等以为，中国今日财政方在极窘之时，上而各部，下而各省，无一不疾首蹙额，罗掘罄尽。以如此广大之土地，如此繁众之人民，而日日忧贫，真非所闻也。推其原由，亦由政府之信用未立，人民之情意未通，故财政无由而整理耳。若欲整理，宜参酌日本办法。故中国现在每岁国用所有出入之数，究有几何，于京内则自内务府、户部以及各大小衙门办公之所，于京外则自各省藩库及各大小衙门、各关卡局所一切办公之所，其所岁出岁入，分列几何，共算几何，编为详明之表；更附以理由，解释以何理由而为收入，以何理由而为支出。刊泐成书，公布国中。调查既毕，而后何者当增，何者当减，何者当兴，何者当废，始有可言。于是乃取当增减、当兴废者，每岁作一预算表，何款用于何事，皆与指明，岁以为常；又于每岁作一决算表，何款已用于何事，所余几何，不足几何，亦岁以为常：皆以公布于国中。如此，则不待议会之设立，而政府之信用已起，财政之机括已灵活而无阻滞，量出为人之策已可仿行，国富兵强之效渐可言矣。若如今日财政之紊乱，不仅不能为量出为人也，且不能为预算、决算。何也？一国中，通共岁入岁出究有几何，无一人能道其详者。户部不知各省之存款几何，而惟促其解缴；各省不知

户部之存款几何,而惟请其提拨。终乃各诉艰苦,各相责备,而不能通筹焉,其状有如与国之请求假贷者。而各省之与各省,更无论矣。臣等历查各国财政,上下一气,出入分明,朗若列眉,无如此之怪状。即日本明治之初,亦不如此紊乱。因思中国财政,若不急为整理,则自此以往,其贫困当有十倍于今者。言念至此,国事前途至何地步,岂堪设想?今日之计,惟有首先调查全国之岁计出入,应请旨敕下户部核议。内而于户部设调查总局,外而于各省设调查分局,以一二年之力,广为搜讨,考其情伪,贯通荟萃,编为成书,而后再以预算、决算谋其整顿之法,度将来有全国画一之一时。若如今时而欲期国富而兵强,实非臣等所敢知也。臣等为整理财政,期于收支适合起见,所有请设户部财政调查总局、各省财政调查分局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

奏为教育之道,女学与男学并重,请设立中央女学院,以开风气而端教化,恭折仰祈圣鉴事。臣惟一国之所以振兴,必由民智、民德之发达。而求此发达之道,实莫先于教育。迩年以来,屡降谕旨,以兴学育才为急务,自京师以及各省,学校之设渐以繁多。然所及者,仅在男学;至于女学,尚未萌芽。亦以社会风气未易骤开,资款、人材皆难兼顾故也。然臣以为教育之道,有当注意者二事:一曰普及,二曰善良。一国之中,男女之数各居其半。使男子皆受教育,而女子之不学无教仍如往昔,则国民之中,其有教育者半,无教育者半,智识材艺,绝不相应。在于社会,则社会不齐;在于家庭,则家庭为累。即令男学程度达于至高,而以国民全体观之,实有偏荣偏枯之虑。故以教育之普及而论,则女学不能后于男学者,此其一也。况乎家庭教育实为学校教育之基,女子之于教养孩提,乃其天职。严慈并用,则其言易入,盖亲切陶染,其天性然也。中国数千年来,学校教育向不完全,而历史中圣贤豪杰之俦,其以母教而得成立者比比皆是。西方学者谓:国中有多数之贤母,则教育美矣。又曰:师弟一年之业,不及其母子一夕之谈。旨哉言乎!此中有至理存焉,而未可忽视之也。今使一国女子皆无学识,则所谓“贤母”何自而来?既不能贤,则家庭教育之不能良善,可不问而能知。是即有良善之学校教育,亦以家庭一夕之谈话,破坏之而有余。此即欲求男学之发达,亦不可得矣。故以教育之善良而论,则女学不能后于男学者,又一也。由此论之,则中国今日之教育,使徒趋重男学,而以女学为后,诚未合乎教育之道。然而,事固有难言者,则以男学虽已创兴,亦犹幼稚;若复创兴女学,则经费无所自出,人材无所自取,此为事实之困难,而无可如何者。加以数千年来,女子锢蔽,积习已深,欲使改弦,则社会、家庭,皆受莫大之影响,因此而阻力宏大,难与变迁,亦为势所宜然。以此而言普及,则普及难矣。加以今日之言女学者,亦多未尝研究教育,通其深理,于女子之在于家庭、在于社会,其